

# 大家

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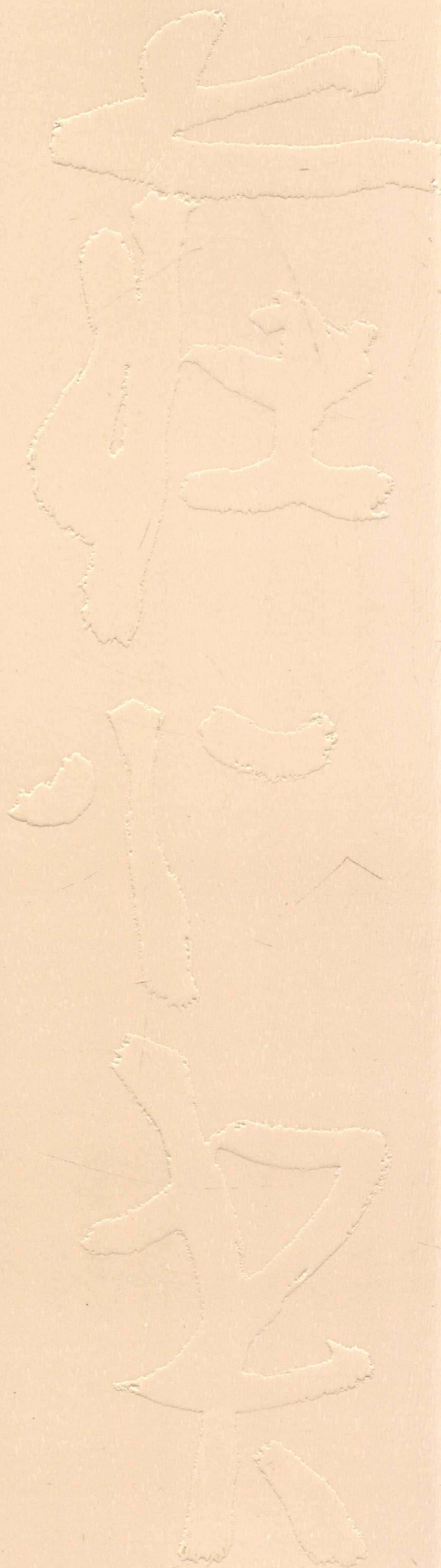
DAJIA ·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SHUANGNIANZHAN ZUOPINJI · 2014

主编 许晓生

## 庄小尖 卷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大家

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

/

2014

DAJIA ·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SHUANGNIANZHAN ZUOPINJI · 2014

主编 许晓生

## 庄小尖 / 卷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 2014 /  
许晓生主编.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98-4881-5

I. ①大… II. ①许…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0683号

主 编 许晓生  
选题策划 马 涛  
出 版 人 武忠平  
副 主 编 林润鸿 詹伟杰 王 艾  
责任编辑 赵启芳  
责任校对 司开江  
校 对 安晓利 吕 哲 陈 琳  
陶美坚 熊宇红 何丹萍  
整体设计 广州鲁逸  
装帧设计 罗熠娟  
责任印制 徐海燕  
编 务 林少伟 何振华 徐辉龙

大家·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2014

Dajia ·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Shuangnianzhan Zuopinji · 2014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 <http://www.ahmscbs.com> )  
社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层  
邮 编: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604 ( 省内 ) 0551-63533607 ( 省外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百思得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8  
总 印 张: 140  
印 数: 3 000  
书 号: ISBN 978-7-5398-4881-5  
总 定 价: 1360.00元 ( 共20册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庄小尖

Zhuang Xiaojian

# 庄小尖

Zhuang  
Xiaojian

## Profile

### 个人简介

1949 年生于广东普宁。1982 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获学士学位。现为广州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山画会会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州艺术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广东画院签约画家。



Contents

目录

画语录

EXCERPTS OF ARTIST'S WORDS

撰文 / 庄小尖

02

对话庄小尖

DIALOGUE WITH ZHUANG XIAOJIAN

受访 / 庄小尖 采访 / 当代岭南

08

凝静中的峻厚

QUIET AND MASSINESS

撰文 / 陈 迹

28

五里色  
見象  
招桐  
鳳



# 画语录

EXCERPTS OF ARTIST'S WORDS

撰文 / 庄小尖

看山是山，画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画山还是山；看山还是山，画山是山不是山。山耶？我耶！山借我而言山，我借山而言我；我是山，山是我，分不清是山还是我。

日子如何，都在心情，此谓境由心造。

我之作画，必兴之所至，信笔涂抹。山水树木往往东移西借，随意安排。客问所画何处风物？答曰：都是心中境象，借以寄怀而已。此即谓境由心造。

画家的创作，不管画山画水、画花画鸟、画人画马，实质上都是画自己。作品中这些被描写的对象无不打上作者强烈的个人印记。读者通过这些作品总能清晰感受到画家的个人气质——或典雅、或粗俗、或豪放、或猥琐、或粗犷、或柔弱……画如其人，我们是通过作品来认识画家的。

画道，乃寂寞之道，守住寂寞才能得安详境界。所以画家与社会人群、与功名利禄保持距离是获取寂寞高古创作境界的前提。即使身居闹市，也要提倡“闭门即是深山”的生活态度。

由于书画艺术的特殊性，决定作品好坏的从来不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气格、学养、阅历三大因素。以书法为例，历来执书坛牛耳者都不是以写字为第一职业的人。书画属雕虫小技，只有成为在思想文化领域有造就者的余事之后，才能有耐人寻味的作品产生。

传统书法修养是中国画的基础，书法的缺失是当代中国画的致命伤。缺乏人文内蕴，失去书法支撑的中国画，干脆改称彩墨画好了。

吴昌硕说：“直从书法演画法，绝艺未敢谈其余。”“临摹石鼓琅琊笔，戏为幽兰一写真。”所谓“书画同源，毫无二致”，所谓“石如飞白木如籀”，山水画又因其造型灵活随意，更能与书法意趣相融合，诸如情性、骨法、气息、格调以及贯气、争让、笔气、墨韵。另外，中国画强调的“写”字，一方面有宣泄情感之意，另一方面就是要有书写性，即书法用笔。

书法的意义不仅仅是笔法线条的修炼，它有更深的内涵，对书法的理解加深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相对于其他的品类，在中华精神文明中，书法的价值和意义显得更突出、更本质。

评判一件国画作品的好坏，我们习惯借助画中的题款、跋文、书法以及印鉴篆刻水平的高下来做结论。画好，款印差，画不是真好；画差，款印好，画必不差。因为画事毕竟是雅事，缺少“文化”不行，“文化”因素才是国画最重要的因素。

作画忌熟，一熟就有习气在，习气一出即成匠气，或索然无味，或庸俗不堪。要气韵生动，要见画家真性情，就要求画家熟而能生，无过熟，也无过生。作画过程充满随机性，蓄势而发乃见画家真性情。

胸无成竹不见得就画不好，心中无数，画得吃力，必然激活所有脑细胞，高度兴奋，精神集中，使出浑身解数，顾此失彼，左冲右突，真我暴露无遗，方显画家真面目，这种画必“真”。

胸无成竹不见得就画不好，心中无框框，放笔直取，笔随意发，笔墨相生，因势利导，变化无穷尽，逾规逾矩，出新奇于法度之中，得妙趣于情理之外。有激情，有癫狂，情难自禁，自然气韵生动，必有意外收获，这种画必“活”。

作画无坏画，百发百中，并非好事，说明画家已有套路，若不突破，越画越熟，越熟越“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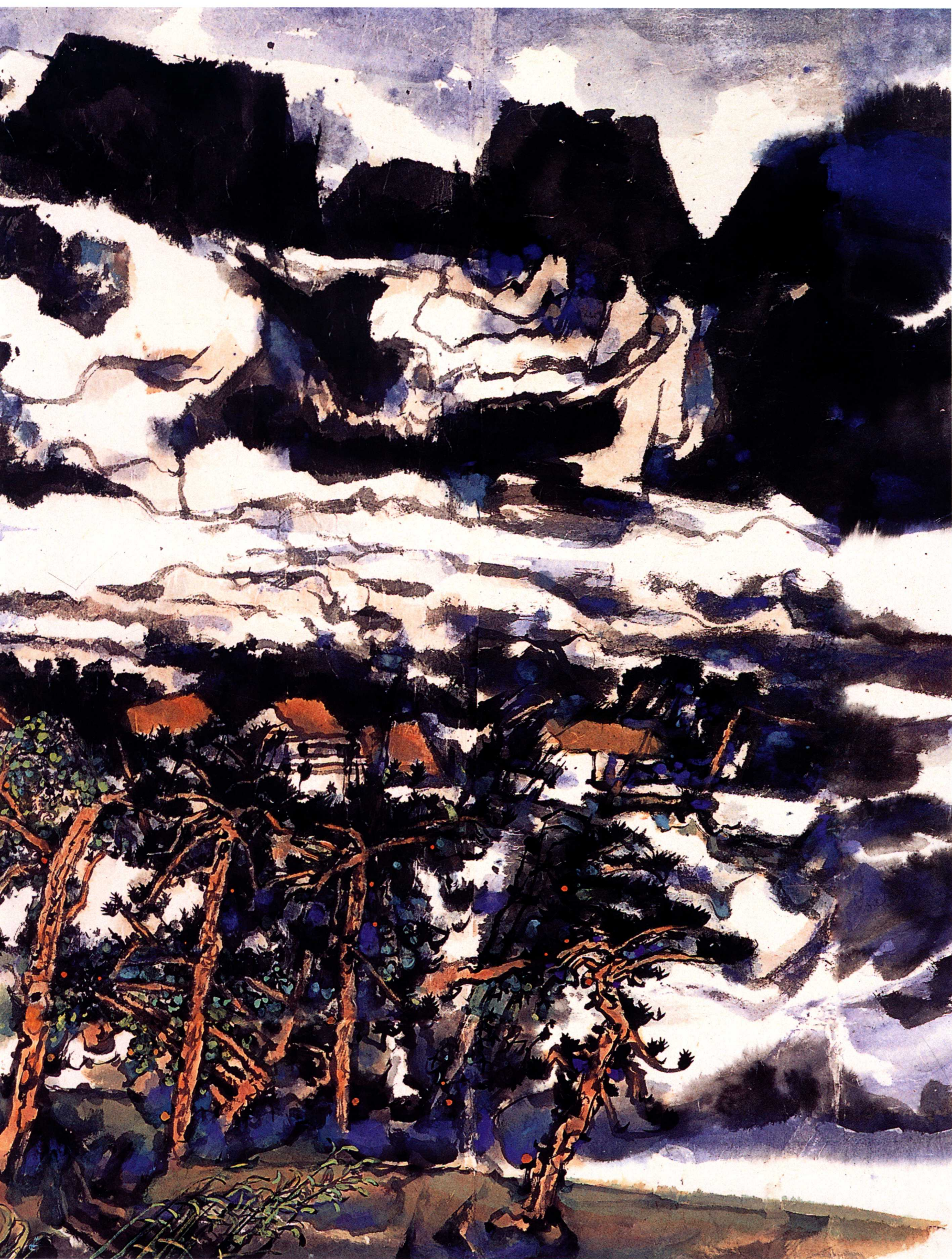
好画少人说好，谁都说好的画必俗。

中国画画到最后，其实是画境界，画学养，画书法功底，画人生阅历，画作者胸中一股氤氲之气。



云岭纪行

118 cm × 183 cm 纸本设色 2009年



我想，

不必天天总想惊人。

不必天天都是第一。

与其第一，不如唯一。

与其惊人，不如感人。

深一些，高一些，厚一些，实一些。

小尖山水，

凝重沉郁，古静幽奇。

我再说，

故乡总是忘不掉。

——林墉

芦芽山

142 cm × 70 cm

纸本设色

2008年

蘆花山

山西蘆花山諸施而超然  
若蘆花田園名向為詠游  
勝蹟虎子莊小史製



# 对话庄小尖

DIALOGUE WITH ZHUANG XIAOJIAN

受访 / 庄小尖    采访 / 当代岭南

（以下访谈内容庄小尖简称“庄”，当代岭南简称“岭”）

岭：在您的作品中，山石、树木都给观者一种沉重厚实的体积感，并且在感观上造成一种紧迫感，但是穿插在山林间的一股袅袅白烟却总能恰到好处地把整个画面的那份惊险冲淡，从而给观者以宁静的内省。能否谈谈您在创作这些作品时的想法？

庄：这与个人的审美兴趣有关，我向来对古厚、拙重、生涩有自己的偏好。有论者把这种绘画中的沉厚结实归因于我在美院雕塑系的学习背景，当然这也是一个原因。不过，以更早学习书法为例，读小学时我学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读初中时我自己改选了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就是因为喜欢颜书的敦穆厚重。初学行书，选择入手的书家是王觉斯，这也是潜意识里对大、厚、拙的向往使然。说起来好笑，就连个人形象，周围朋友也总说我的长相充满雕塑感，不乏“厚重”的意思。

我的画总是画得满满的、黑黑的，这可能与我长期从事平面设计有关系，追求一种平面效果。在满与塞的画面中，需要取得透气口，沉稳中要求灵动，自然会借助一缕白烟、一线飞泉、一片白云来搅动画面。

我作画之前对画面只有模糊的构想，作画过程就是不断颠覆原来形象的过程，充满随机性和偶然性，甚至出现始料未及的画面效果。这样，作画过程中就需要平心静气，时时警醒，左冲右突，全力以赴，在这种状态下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气韵生动，避免千篇一律。有人说看我的展览和画册，觉得每幅画都不会雷同，我想这与我的作画方式有关。

我说过“画气不画形”的话。画画就是画心境、画心情，每天心情不一样，作画面貌自会不一样。这样的作画方法

既然没有可遵循的图式，凭空而往，需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反复折腾出来的东西就浮不起来，自然会有静的气息，能够气韵生动，就会耐看。即使画面很简单，也会有让人弄不明白的地方，觉得诡异，或者叫幽奇。

岭：我们知道您从小就和中国画有一定的接触，并被时人称为“神童”，但是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而最终放弃绘画。到了不惑之年，当再次拿起画笔时您的心情是怎样的？坚定吗？是否有点难以取舍？能不能将当时的情况跟我们说说？

庄：我虽然六岁开始学画齐白石一路的写意花鸟，并被冠以“神童”称号，但这不过是历史的误会。即使后来有机会重返美院深造，但从学校出来也不是一步到位就能从事自己心仪的工作。我做过雕塑、平面设计等工作，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生存的实际问题。

尽管我的平面设计经常得到业界行家的嘉许，但内心还是希望有一天能重提画笔。我47岁时才毅然放下从事多年的书籍装帧等平面设计工作，回到家中闭门读书、写字、作画。当时是这样考虑的：重提画笔从事书画创作，需要相当多的时间来“热身”，经验要积累，作品要积累，就连知名度也需要积累，如果等到60岁退休后再提起笔来，那一定来不及。当然，离开赖以生存的工作单位，经济问题会凸显出来。不过，我之前从事的设计工作已为这次回家提供了经济保障，应该能支撑我这个书画梦得以前行。尽管前景风云莫测，一切都是未知数，不过，我已破釜沉舟，决意背水一战。若不如此决断，冒险前行，我一定会抱恨终天。正如你所知道的，很幸运，我的画很快就被大家接受了。尽管只是小小的成功，但这小小的成功是出乎





1958年10月，小学2年级。



1959年11月，在广州作画表演。



1960年6月，在广州市第九中学作画表演。

我原来预期的——来得早，评价也比较高。感谢上苍，感谢关注我、帮助我的前辈和同行。

岭：在决定走上山水画这条路之前，是否有某些书籍或者某些思潮对您作品中呈现的这种凝重沉郁、古静幽奇的面貌有过某种促进作用？从深层面来看，这些知识对您的山水艺术生涯和处事待人方面产生了什么影响？

庄：我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作为中国特有的充满艺术魅力和韵味的书法艺术，是由前贤的人格魅力和深厚学养滋润出来的艺术瑰宝、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奇葩。书法这简单的黑白线条透露着书者的襟怀、气格、学养、情性、情绪等个人特质。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历代书作，我们能直面千百年前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读书如见人，这就是书法的奥妙之处。可是到了今天，书法成了写字的技术，成了聊供抄抄前贤文章、诗词的工具，有了专门写字的“书法家协会”和招摇过市挂着从中央协会到地方协会的书法家头衔的人。回到本题，好的书画作品应该是富有精神内涵和人格魅力的、本真的、自我的、能透露作者高怀逸致东西，不需矫饰，不必做作。你是雄豪的，就唱“大江东去”；你是秀美的，就唱“小桥流水”好了。

我的画“凝重沉郁、古静幽奇”，不是我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我这几十年生活形态使然。“人生艰难、世事莫测”是生命永恒的主题。画如其人，我的画和我的人生是一致的，我的画和我的个人形象也是一致的。经常有这样的经历：那些未曾谋面但读过我画作的人，初接触我之后第一句话总是：“庄小尖，你与你的画简直一模一样！”不过我至今尚弄不明白：这是指形，还是指神？

岭：您在起步阶段的山水画得赖少其老先生的亲授。在您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赖老的影子，但相比赖老，您的山水作品却显得更加纯粹、更加静逸。这是源于您的哪种山水情感？在艺术风格上，赖老对您有哪些影响？您如何看待造型和表现之间的关系？

庄：赖老是个清逸儒雅、和蔼可亲的老人，书与画都独标高致。除了大家熟知的书与画的成就，赖老还写散文、诗歌，编过剧本。他的诗不拘泥于格律，清新脱俗，诗意盎然。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自度曲》，节奏铿锵，自有金石之声。赖老最使我感动的并至今清晰在目的形象是他坐在藤椅中静静读书的样子。

说到造型和表现，好的作品应该是表现而不仅仅是再现。造型是作者表达情感的道具。具体在山水画中，山水树木可以东移西借，随意安排，所谓兴之所至，乾旋坤转。

岭：近年来，您常采用扇面作山水画。当初您选择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作画时，有怎样的考虑？

庄：扇面是老的形式，但在今天看来，平行的两条弧线和装裱后垂直的四边直线形成了强烈的节奏感和对比，富于形式感。

岭：我们注意到您在这一批扇面画中，在颜色的运用上就很有特点，您似乎有意加强画面中色彩之间的对抗性，从而营造出一种戏剧性的表现力。比如在《绿野仙踪》一画中，您大胆地将整块红色和蓝色铺在一起，具有如此色彩激情的创作在您之前的作品中并不多见，而且在山水作品中也开始出现一些人烟，更多地表现了一种活动的因素。



1993年4月，与赖少其先生一起。



2000年5月，在广东美术馆举办个展。



2006年12月，作品获得广东美术大展金奖。

这是否意味着您的山水理念和认识已经开始转变？

庄：色彩的运用我全是凭感觉行事。色彩规律的掌握有书可读，但使用则依个人习惯而行。我用色不太考虑绘画对象的固有色，经常会根据画面需要率性而为。我喜欢塞尚与高更的色彩，或多或少会受他们的影响，至上主义的几个画家如德朗、马列维奇也是我比较关注的。

岭：您在山水画中所题的字也很有特色，展现了一种古拙粗犷的形式魅力，与您的绘画风格交相辉映，不仅展现了深厚的书法基础，同时为画面增添美感，也可以说，书法已经成为您作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了。能不能谈谈您对书法以及以书入画的一些见解？

庄：如果拿书法和绘画来作比较，我对书法更情有独钟；拿历代书法作品和绘画作品来比较，书法肯定比绘画更有看头。我虽说从小学画，但从青少年以至中年的几十年几乎都荒废了。而书法，几十年来，不管环境如何，我都从未间断过，从唐到晋，上溯秦汉以至三代，一步一步往回走。书法的学习无疑提高了我对传统绘画的理解，对书法的不间断学习也使我在中断数十年之后重提画笔而身手不荒疏。书画同源，在我这里是“书画同人”，书如其人，画如其人。所以书与画在同一人、同一画中的一致性不足为奇的。

岭：面对现在艺术圈中所形成的一股浮躁之风，您依然坚持了一颗纯粹的艺术之心，以“静”易“动”，以“清”易“浊”。作为画坛的老一辈艺术家，您对当前岭南地区的中国画发展前景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庄：我觉得画画就是指绘画本身。江湖再大，画面之外头衔再大，说法再多，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时过境迁，曲终人散，将来还是要看作品的。当下中国的画家比历代和外国同行幸运得多，这个体制给画家带来太多机会了。画面要静，要纯粹，画家要先静下来，心要纯粹下来。人要出世，画才高古。画家要把精力放在创作上，千万不要拿去作社交。得失之间，就看人生观了。

岭：接下来您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

庄：没有什么计划。实实在在地活着，做回自己。脚踏实地，少些应酬，把时间留给画室。